北海集

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十九　　　　宋　綦崇禮　撰

祝文

温州奉遷祖宗神御七位奉安祝文

伏以王業猶艱廟貌未嚴永惟眇末之資實負繼承之責幸賴積累之餘力圖承國之中興姑即便邦載嚴神御肅奉眷聖祖以就次於行宮並瞻睟穆之容序正尊卑之位庶顧安於後裔期歸復於舊京嘉薦弗親

孝思曷已尚享

温州告遷聖祖天尊大帝聖像景靈宫奉安奏

告祖宗神御祝文

伏以帝籙皇圖宜有發祥之自祖功宗徳豈無流慶之

先惟世系之推尊實仙源之所出輿言寳像遠即海邦

将遷次於行宫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

廟之休尚享

太皇太后梓宫發引渡江祭告錢塘江神祝文

伏以鳳翣宵陳鑾車夙駕指濤江而利涉宜神物之效靈爰飭薦羞用伸虞告

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奉冊寶

告宗廟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維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謹遣某官奉謚冊寶敢昭告于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伏以泰陵元配隆后母儀哲宗皇帝祝文改云

伏以於皇世母克保冲人兩御簾帷再安社稷事希古昔勳在邦家

尚惟累行之功未極易名之懿冊又新于徽稱庶克協

于聖功令羣工有司請以祖宗之命改謚曰昭慈聖獻

皇后不敢不告尚饗

温州景靈宮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某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某伏

爲景靈宮奉安神御謹遣某官敢昭告于皇伯母昭慈

聖獻皇后伏以雨露時思既列太宮之祝衣冠像設載

嚴原廟之儀仰覲睟容如聆慈訓尚想簾帷之際可忘社稷之功期永奉於神靈用克寧於館御尚饗

昭慈聖獻皇后焚几筵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敢昭告于昭慈聖獻皇后伏以音容寖邈供養永離未厭孝思遽終祥祭三年有既撤几席於宮闈百世不窮奉烝嘗於宗廟神靈其往哀慕難勝尚饗

溫州告遷昭慈聖獻皇后神御赴景靈宮奉安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某伏為
月日神御遷赴景靈宮奉安謹遣某官敢昭告于皇伯
母昭慈聖獻皇后伏以徽音在慕像設方嚴載稽原廟
之儀祇奉祠宮之次已從蠲吉式告將遷尚饗

昭慈聖獻皇后神御告遷赴溫州景靈宮奉安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伏為迎

奉神御遷赴温州景靈宫奉安敢昭告于皇伯母昭慈
聖獻皇后伏以仙遊已邈館御斯崇將奉睟容徃從原
廟儼衣冠之甫出肅仗衛之既陳載感平生但增永慕
尚饗

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於温州
太廟奉上冊寶諸本室前行奉上禮前期奏告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

為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將以月日奉
上冊寶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
懿文睿武至孝皇帝伏以更崇謚號圖稱慈徽既合議
於搢紳嘗請命於宗廟考六家之法斯極鴻名從三后
之規聿彰聖德爰登寶冊往對神靈盛禮既陳先期以
告尚饗

温州景靈宮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神御奏告帝

后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
為月日景靈宮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神御謹遣某官敢
昭告于宣祖紹武睿聖皇帝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
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
武定章聖元孝皇帝皇高祖考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
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皇曾祖考英宗體乾膺
歷隆功聖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皇祖考神宗體

元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皇
伯哲宗顯天斷道世德揚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昭
憲皇后杜氏孝宣皇后王氏懿德皇后符氏明德皇后
李氏元德皇后李氏章穆皇后郭氏章獻明肅皇后劉
氏章懿皇后李氏皇高祖妣慈聖光獻皇后曹氏皇祖
妣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欽成皇后朱氏皇祖妣欽慈皇
后陳氏皇伯母昭懷皇后劉氏伏以送終有既撤几席
於東朝事往如存遊衣冠於原廟是嚴像設以奉神靈

率循列聖之規諸后祝文改作率從先后之儀式序祠宮之次將陳盛禮祇告先期尚饗諸帝共一首諸后共一首

溫州告遷萬壽觀聖祖聖像於景靈宮奉安奏

告宣祖皇帝祝文

伏以創業開基雖本貽謀之盛膺圖受命豈無流慶之先惟世系之推尊實仙源之所出興言寶像遠即海邦將遷次於行宮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社之休尚饗

道場齋文

昭慈獻烈皇后寒食節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三月壬辰朔十日辛丑皇帝為寒食節於臨安府淨慈寺使僧二十一人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伏以播祭居期重起園陵之慕玉衣留御空瞻几席之陳恭即祇園大興法會普袷冥陽之供用資先聖之緣榆燧既更感孝思而曷已具文可質超慧果以何疑更仗聖功永扶皇祚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寒食節水陸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二月朔日皇帝為寒食節使僧二十一人於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伏以稽山東望再逢拜掃之期鷲嶺西來固有追修之教愴園陵之莫展奉几席以猶新式當寒食之辰大啟法筵之供陰功有託具存保祐之慈覺力可依用薦超昇之果更推聖利普及含靈謹言

御前寒食節於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建水陸

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三月壬辰朔十日辛丑御前爲寒食節使僧二十一人就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路道場一晝夜者伏以盛德難忘想慈顏之如在孝心欲報惟象教之可憑歲華甫覿于清明民俗爭先于拜掃莫展柏城之域但瞻玉几之筵爰集緇流廣陳法會合幽冥而普供宣秘密之微言庶仗殊因獲資聖地覺乘是證哀願不違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筵几前中元節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七月朔日皇帝為中元節使僧二十一人赴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開建水陸道場者伏以新秋悽愴方深霜露之思舊俗流傳載感盂蘭之節念母儀之欲報捨象教以疇依恭即几筵大陳寶供合天上人間之衆徧水居陸走之殊若鬼若神或凡或聖普臨法會同攝勝功憑最上乘以普資于福果生極樂國其皆仰于慈顔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九月朔日皇帝為十月一日使僧二十一人赴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

伏以陽月載臨歎歲時之晼晚東朝不御瞻几筵以淒洏廣修殊勝之因用證超升之果式招淨侶恭啟法筵憑大雄大力之神設無礙無遮之供仰資冥福俯慰孝心更分不盡之功普及無情之類謹言

御前為太上道君皇帝就內中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十月戊子朔十日丁酉御前為
太上道君皇帝天寧聖節就內中作祝聖壽道場一永
日者伏以候當陽月節紀誕辰仰瞻天德之寧虔祝聖
人之壽廣延開士恭啓清場凴我覺雄出兹勝力推九
齡之吉夢進衍昌期指七聖之迷途歸安大養更資慈
護永保皇圖

御前為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建水陸齋文

伏以獻歲發春感故年之載換慎終追遠愴永慕之何

窮空瞻玉几之陳無復椒觴之舉唯凴覺力用薦孝誠清供既周咸被法筵之施徽音不昧更延廟祀之休謹言

內中建輪結道場齋文

伏以火德中興候應朱明之節天休申命祥標震夙之期延淨侶於祇園啟梵儀於中禁式假莊嚴之力具宣微妙之音庶格精虔冀加慈護增隆壽祉保基祚以長新敷祐羣黎弭裁兵而永息

疏

功德疏

伏以火德方中適契興朝之運天休申錫將臨誕聖之期預申啟請式陳洪供冀廣衷於梵福用仰祝於帝齡

皇帝陛下伏願寶命惟新慶源有衍如山如阜永觀基業之隆宜君宜王益茂本支之大

功德疏

伏以炎正中興允契誕彌之節真如最勝普歸善禱之

誠顧此微生久壓近綴欲報聖神之遇是資梵釋之音

皇帝陛下伏願睿德日新武功時定茂集自天之祐永膺申命之休同召虎之對揚載歌萬壽效封人之請祝更誦多男

功德疏

伏以紹靈長之寶祚聖有所生蒙覆育之深恩物無以報恭因誕節廣集勝緣克成閱月之功仰祝後天之算

皇帝陛下伏願對昊穹之申命茂擁鴻休秉炎正之中

興系隆丕業壽考協萬年之慶本支推百世之祥永庇
含靈同依正覺
聖節功德疏文
伏以帝德乘乾載覿誕彌之日臣心報上仰伸善祝之
誠集真如最勝之功資壽考無疆之祉敢祈大覺用證
殊因孝慈淵聖皇帝陛下天祐至仁神歸景福四方來
賀同瞻法駕之還二聖同觀永篤皇家之慶
功德疏

伏以千齡在旦仰天德之出寧四海傾心罄人臣之歸報願叨聯於法從宜加厚於常情恭仗聖緣仰陳善祝太上道君皇帝陛下伏願佛慈嚴護聖孝感通周室中興歸饗九州之養天子萬壽永承二聖之歡

功德疏

伏以天德應期載及出寧之旦臣心上報敢忘歸美之誠屬誕節之將臨叩真乘而有請顧晚塵法從已遥北嶽之廵惟廣集勝緣用致南山之祝太上道君皇帝陛

下伏願後天難老如日常升萬福無疆擁百靈而薦祉
四方來賀驩七萃以回鑾更賴覺慈俯資願力

祈晴文

臨安府上天竺寺開啟祈晴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四月辛酉朔日皇帝遣入內侍
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掌書管簿楊立本使僧四七人
於臨安府上天竺寺開啓祈晴道場者伏以民勤終
歲人力待時凡茲衣食之原視彼雨暘之候願念霖霪

之久適當長養之期既蠶月之妨功且麥秋之告病饑寒之慮宵旰是憂爰叩佛乘庶從人願亟掃積陰之沴盡還慧日之明謹言

中天竺啟建祈晴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四月丙戌朔日皇帝遣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掌書管簿楊立本使僧四七人於臨安府中天竺寺靈感觀音院開啟祈晴道場者伏以時當長養雨或霖霪蠶將老而畏寒麥及秋而恐

病惟生民所急孰先衣食之原而大士之尊實制龍神之命願施聖力亟掃頑陰還天宇之清明副人心之歸嚮謹言

下天竺寺啟建祈晴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五月朔日皇帝遣某官於臨安府下天竺寺啟建祈晴道場者伏以公私之計既寡蓋藏水旱之虞動關念慮屬茲苦雨害彼力田三日成霖乃逾期而未止六師仰哺則望歲之未知孰寬否德之

憂蓋仗能仁之力式投淨宇恭啓清場願回慧日之光亟掃積陰之沴謹言

越州圓通寺祈晴文

維建炎四年歲次庚戌十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皇帝遣某官使僧四十七人於越州圓通寺開啓祈晴道場者伏以愁霖不止懼傷高廩之藏妙應無方敢叩普門之力維兹霖雨乃涉嚴冬雲氣益繁久妨明於日月場工未畢將闕奉於粢盛願回慧照之光盡掃積陰之沴

鞭燭龍而銜耀茅簷愜獻曝之忱驅石燕之飛翔編戶
免祁寒之怨庶終穡事以慰人心謹言

內中講筵殿祈晴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朔日嗣天子臣命道士二
十人就內中講筵殿開建祈晴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農夫望歲苦
雨逾旬豈惟行路之興嗟弁與力田而告病敢伸精禱
冀格至誠雖政事或乖時乃眇躬之責而粢盛有關恐

貽上帝之羞願驅宿沴之災還廓大明之照臣無任懇
禱之至謹詞

内中講筵殿祈晴道場罷散文

臣言伏為祈晴道場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者伏以
積陰作沴久雨為淫百祀是供懼有粢盛之害六師在
戍尤慷餽餉之憂仰覬天心俯矜民力趣扶桑之晨照
收屏翳之餘威庶使三農薦豢一稔臣無任精虔激切
之至謹告

集禧觀開啟為民祈福祈晴文

伏以雨淫為菑民用愁墊式陳淨供以致誠祈冀格靈明遂蒙開霽惟潔粢之無害仰休饗之有依謹告

北海集卷二十

宋 綦崇禮 撰

進御故實

建炎四年八月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通直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綦某等奏準尚書吏部牒備準都省劄子於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官一員具前代本朝故事關涉治體者一兩事進入者臣等備數從官無所裨補仰承聖問實深榮懼之

至然臣等伏念自艱難以來私家書籍例多失散雖口耳之學粗能記誦一二深慮訛舛抵牾不足以上塵睿覽伏見祖宗以來遴選儒學之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亦於祖宗朝無此體例況令侍讀侍講並有正官臣等若不揆荒淺奉承詔旨恐有越職之嫌伏望聖慈照察止命講讀官三五日供進前代及本朝故事以資聖學所有元降日令侍從官具故事進入指揮伏乞特賜寢罷庶使臣等不敢侵紊職守伏候勑旨

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講讀翰林學士兩省官依已降指揮按據此則集中所有進御故實俱係為翰林學士及兼侍讀時所進茲特列此奏于卷首俾後之人亦可因此以考當時之制云

論唐房玄齡創業守文對

唐書房玄齡傳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乃降戰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

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

玄齡從我定天下冐百死于一生見創業之難

徵與我安天下畏冨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

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

難方與公等慎之

臣嘗考唐太宗撥亂致治功德兼隆由漢以來誠未之

有迹其所以然之故則在夫委用輔相能盡其才而已

觀王珪所評一時同列大臣各有所長皆足以居其任

宜其職昔者稱人臣之美有曰乃心王室勤勞王家者
矣有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矣則孜孜奉國知無不
為玄齡為得之輔弼之臣安危所繫時方有事則宣威
靖亂以折衝萬里時方無事則當軸處中以坐鎮一堂
兼資文武出將入相靖為得之進退閒陳之際奉揚布
宣之間上以沃一人之心下以善四方之政則敷奏詳
明出納維允彥博為得之小紀大綱萬務叢委百司庶
府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胄為得之盡忠勿欺有犯無隱

正救其惡而措君於無過將順其美而引君於當道則以諫爭為心恥君不及堯舜徵為得之進退賢否別白功罪片善必舉而已無竊位之譏纖惡不容而朝無幸位之嘆則激濁揚清疾惡好善珪為得之此六人者才雖不同咸有廊廟之具太宗兼得而並用之致治之美又何難焉雖然自靖而下則偏有所長殆不能以相移茍獨任以求成功亦不能無闕至于玄齡則才優數子而不可以一善名焉故珪但稱其孜孜奉國知無不為

而已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玄齡不言功王魏善諫而玄齡推其直英衛善兵而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此其成令名者彼數子之長蓋玄齡之所并包而効之于君者耳不其優歟烏虖二帝三王遠矣皐夔益稷伊傅周召之賢不可遽得於後世則用人如太宗者以之除亂而興治亦何為而不可哉

論衛文公晉悼公事

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

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襄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臣觀自昔興衰致彊必先自治自治之道未有不本于民者衛文公承懿公失國之後徙于楚丘能以道化其

民而建城市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歌于國風亦可謂賢君矣考傳所載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約己以禮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裕民以政也敬教勸學知所以作人矣授方而任能知所以官人矣用能安富其國家而革車之盛終致十倍衛之所以復興者如此晉悼公承厲公失道之後修政事建官師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而民無謗言亦可謂賢君矣以楚鄭之故厭於屢戰謀所以息民者魏絳首以施舍為請于是輸積

聚以貸焉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則藏之百姓而家給人足也公無禁利亦無貪民則與衆共利而廉遜興行也祈以幣更賓以特牲省費以蓄其生爾器用不作車服從給畜用以蓄其力爾行之期年其効足以勝楚晉之所以復覇者如此然則文公所以興衛悼公所以彊晉皆以約己息民為本曷嘗設法立禁務以興利而富國為哉伍員言越之伐吳亦期以生聚教訓于二十年之後雖小大之遲速各因其力未有不由于是者茍不知

出此顧以大雠之末復國用之未充務速効而忽遠圖乃欲於喪亂之餘求生財之道有司或不知恤將巧為法制隂取罷民以濟目前之急使其僥倖以成一旦之功而吾民之心已離矣蓋亦反其本歟

論唐貞觀開元循吏之治

唐興乘隋亂離剗祓荒荼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氏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

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愁嘆就安妥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嬈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吏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垂三百祀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

臣嘗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則國以民為本然
而不可以徧臨於天下也於是乎因其生聚列為郡邑
而張官置吏政令行焉凡以為民而已郡邑之吏小大
非一而近民之官莫如守令守令者為天子而牧養斯
民者也今夫連千里之封而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
環百里之境而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天下郡邑遠
近鱗次城郭相望阡陌相接牧民之吏咸得其良焉則
天子垂拱于上而治功成矣是循吏之効也唐之盛際

前稱貞觀後稱開元語其致治之本則亦不過於慎重守令而已柰何近世乃不是思守令之選視為輕易由銓部者既一槩以資格授而諸郡守臣除於朝廷者有五有以被罪而見斥者有以便私而得請者有以議論不合而外補者有以才用無聞而退處者有以宥罪起廢而稍遷者輕授亟易去來靡常雖有龔黄召杜之政何所施設甚非為民置吏之本意至於縣令其選尤輕監司郡府既以職所臨統動相威制又有奉使之臣將

兵之官若銜一命被一檄其經過待遇不異胥吏無厭之求一失其意則呵辱隨之彼惟救罪不暇乃欲責牧民之效得乎然貞觀開元之事其亦有取於今矣苟能倣當時之蹟詳列名氏簡于上心審其才否而廢置之則人皆赴功而守令之職舉申詔宰府著于甲令或由郡守而擢為侍從或由縣令而超居臺省則人皆樂為而守令之任重其職舉而郡邑之不治者未之見也

論王霸從光武渡滹沱河事

後漢書王霸傳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求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懡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

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
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
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
瑞也

臣觀光武初至河北會王郎之亂求帝甚急方從薊中
晨夜南馳而郎兵在後使滹沱之水或不能渡殆矣安
能中興漢業綿祀二百與西京之盛比隆而繼美哉當
滹沱之未濟也聞候吏之言衆情危懼將有離散之憂

王霸詭以氷堅可渡還報而衆果得濟雖脫於艱難實天相之然非頼霸設權以安衆則衆以離矣將誰與之濟乎或謂氷適得合幸耳不然霸之悞衆悔可及耶蓋霸知人情懼不得濟必生意外之變若諭衆以臨河次則阻水待濟不暇他慮可得相保況天時方寒河氷之結無常則事或可符理當有是則霸之用心也顧帝聞霸言而笑候吏之妄則已識霸之意矣兹其大度過人者歟臣幸得備官太史與修日歴而王府舊僚以事迹

來上竊聞陛下初以大元帥起兵相州將濟河如大名
以圖入援是時我師單寡敵騎充斥濬滑既梗而賊營
牢固度不得前忽報洹水渡河氷可濟遂趨洹水路向
晚候騎言氷已折盖節近立春凍當解矣官屬失色莫
知所為未敢以白也黎明前鋒報河氷復合衆情大悦
時久雪陰晦及時開霽天日清明陛下乘小車安渡師
徒獨後乘糧車以氷薄不能勝有陷溺者既渡三軍驩
譟是夕宿洹水聞敵營不遠五十里翌日由間道進食

村民間有言適見三敵騎至旁近村舍問陛下所止人詭答曰過已數日遂以鞭擊斃而去可謂危矣葢天以大業付陛下則神之相之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是以中興宋室同符漢光祚嗣之隆未易量也雖然無忘在莒古人忠戒臣竊願有獻焉伏望陛下兢兢業業雖休勿休懲此多難思雪大恥所期戡定中國迎還兩宫盡復聖朝之舊傳嗣無窮此臣區區效忠之至願陛下所當念兹而不釋者也

論仁宗御書

慶歷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考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真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顧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崇靜退十二曰求中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

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盈滿二十五曰傷暴露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絶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求善使過又岀危竿諭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上顧侍讀丁度等曰朕覩

書之暇取臣僚章奏及進封事有深意可施
於政治者為此書以分賜卿等度洎侍講曾公
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上許
之其後度等上荅邇英聖問一卷曰陛下上念
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之迹忠邪善惡之
事詢謀下臣使進裨補竊思自古求治之主靡
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
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

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悟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往復詰問旣盡其理則曰凡事言之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旣爲朕言之則當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惟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訓敷明治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

推而行之毋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上覽之
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
行之

臣嘗因奏對語及祖宗時事蒙聖諭曰此朕之家法也
臣聞之竦然私竊慶幸仰見陛下存心圖事未嘗不以
祖宗為法臣以是知大業之必復而天下不足治也今
臣討繹舊訓得仁宗皇帝御書之目三十有五由其目
而尋之則奉先守業修身為政用人御下安邦固本之

道舉在是矣臣願陛下書之屏几置之座右起居對之以無忘仁祖之法亦陛下之志也

北海集卷二十一

宋 綦崇禮 撰

進御故實

論唐裴諝問榷酤利對

二月初一日進御故實曰唐書裴諝傳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甫旱諝入計帝名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内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

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
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
以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徵公言朕不聞此
臣聞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以是為心而未嘗一日敢去念也故當因事納
諷以開悟主意直而不訐巽而可入何必折檻引裾悻
悻然身取其名而揚君之失為哉方代宗之時亦多故
矣財計之事真其所急況諝以租庸鹽鐵為使則榷酤

出納職所當知代宗之問亦未失然謂區區之意所以
激而諷之者正欲君上先民疾苦以收天下之心而已
夫多事之時筦榷租庸鹽鐵之利必將督責郡縣取足
齊民以趣辦軍興之用若於是時上不知恤其疾苦而
唯征利之言是聞豈不傷恩而名怨代宗中材之主也
猶能識其意而納其言況於盛德之君蓋所樂聞而不
憚改也昔漢汲黯為謁者河内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

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謂之應對其亦類是後之為臣者多所未達君有問焉則趨和承意不敢斥臧否而其有所使也苟以如命為恭時之利病如何拘拘然不敢少越其職以謀國家之急視民疾苦不翅秦越之肥瘠也方之二子則在所取乎在所否乎

論漢陳平降漢事

漢書陳平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
名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
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
說之問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
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
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共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絳灌等或讒平漢王召平而
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

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則妻子昆弟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送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復有予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衆不敢復言

臣嘗謂國家多事之際要以得人為急茍有得焉患在不能用用矣而能信任之不疑最人君之難事也葢人固未易知而或得於一言意合之間已足了其賢否而察其可用非明智不惑之主不能至此然而人君進賢將以踈踰戚卑踰尊孤遠之人一旦加之同儕之上使其聽順服從而無間言又所難者顧其賢才審堪吾用要非信之篤任之親使人聽順服從而讒間之言不敢發則亦不能盡其才而成功觀平初以亡命來歸一說

高帝而悦之即使叅乘典護軍諸將讙言其不可而愈親幸之其後絳灌之讒作不能無少疑也反問焉而得其心遂不復疑乃使盡護諸將而後人不敢有言此平所以得展盡其才而畫策吐奇終興漢家也夫惟高帝豁達大度規模如是彼項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亡何待故曰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能盡其才蓋不疑之為也

論趙盾舉韓厥事

紹興二年正月十六日進御故實曰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

女女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
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
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臣觀自昔人君最惡者朋黨而人臣之得罪亦無大於
此其故何也為其不忠也為其不正也為其不公也夫
不忠則欺欺則必黨而後售不正則邪邪則必黨而後
立不公則私私則必黨而後成苟為其情不出于此三
者亦無事於黨矣為人臣而甘為不忠不正不公之行

以安受其惡名亦豈人情也哉葢仁義之道薄而利心勝之則趨蹈於此而不自知焉耳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懷仁義以事君者則不其然忠而不欺與之共事者皆所同心正而不邪與之並進者皆其同類公而不私與之同心同類者乃皆一意于公家耳故更相稱譽不為朋黨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私也是以為大臣者以人事君唯恐其才之不宜而有愧于所稱居下位者由薦入官唯恐

其職之不修而有負于所舉處薦才之地則引之不以為恩任當官之責則犯之不以為怨恩怨兩忘而唯義之從尚何朋黨之有臣於趙盾韓厥之事竊有取焉

論王汾免鮮不降等事

兩朝寶訓皇祐中王禹偁曽孫汾登進士甲科以免鮮例當降等上閲其世次顧宰相龐籍曰此禹偁孫也命毋降等面問其家仕者幾何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

臣嘗謂先王之教衰而賓興不行於天下舉賢拔才多以其私歷世患之而莫能善也於是設科取士而貢舉行焉貢舉之制重於隋唐而盛於本朝公卿名臣咸出乎此然而有司或容其私也則必嚴其防禁以杜之祖宗以來先後沿革條目煩悉待之曲盡具有成書方諸先王雖不能如賓興之善然公天下之道捨此不可何則澆醇異俗今古異宜畫一之制豈其得已奈何今議者務便人情而每欲紊之也觀神宗時免觧雖得第者

例當降等王汾優中甲科亦在降例特緣名臣之後上意念之而僅得免馬豈不以不試于州而與試藝被薦者無所異將不足以風厲學者故耶其後累免遇恩當特奏名而正預省送其唱第之際反與之陞名已失兹意又況近時凡特奏名推恩不問試策之高下雖不當出仕者悉令同預銓選而與真中第者殆將抗行而侵擴其員闕豈所以勸能而懲惰哉是故為國家者不以恩廢法不以人情廢公道礪世之具在此故也今艱難

以來衣冠失職者衆而入仕之門尤雜銓部繁猥而州縣之員不足以待之流弊極矣然猶施此濫恩於累舉不中選之士而曰當收人情臣所不解也

論唐李絳仇士良語

六月十五日進御故實曰唐書李絳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宫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仇士良傳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

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

臣嘗謂人君視朝將與其臣圖回天下之政一號之出一令之行安危治亂繫焉而其裁決可否出於一時非

聰明聖智鮮不或失然則平居燕閒之際其亦在於務
學歟故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然學欲自得
而師友磨礲之益又不可廢蓋以彼所已學質吾所念
學以彼所嘗聞資吾所未聞則用力逸而收功博故伐
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所謂
天子之友亦豈求之於羣臣之外哉凡吾在廷學士大
夫皆在所取耳然則博見儒臣講論藝術咨訪治道求
民間之疾苦質政事之闕疑無所不可用以廣其聰明

益其聖智則萬幾來前不待深思徧察而昭然于胷次矣夫惟宮廷邃密極至尊天下之奉當燕安之際怠惰自逸所與接者非閹寺近習則嬪嬙宮妾耳其能廣聰明而益聖智不亦難乎盛德之君能移此而樂彼故治功進焉憲宗之賢能以與大臣講天下為樂而以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為厭元和興元之政未必不本于此惜乎絳一罷政而承璀復召淮西既平而帝寢驕侈不能如前自彊馭致守澄之變可不鑒哉觀士良深戒其

徒不可使人主觀書見儒臣則其所以為術者如此明
哲之君反是以圖其國家雖欲不治臣不信也

論唐李元素按令狐運獄事

唐書李元素傳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
將令狐運會盜刼輸絹於洛北運適于其下畋
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洪靖按鞫無狀
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斥運醜
上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之事皆不讎亞怒劾

寧罔上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因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冤狀帝

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所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直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缺咸冀元素得其處

觀唐書之贊德宗謂其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耻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是以用刑失之寡恕而處事蔽於所執先語已入則確然不回懲朱泚之亂務行姑息之政凡方鎮守將有所論奏不暇詳其是非曲直一

切從之故杜亞敢以私意所疑惡變令狐運之獄顧其不聽幕府按鞫之實更使受將掠服之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則其事亦可察矣然亞方傳致周密而德宗信之既遣御史覆驗不雠寧罪御史而不疑亞之欺也賴元素等按治能辨其枉悉縱所囚而還為帝言之不恤前御史之罰不避人主之怒再卻再前終寤帝意向使元素依違顧望一毫之私萌于胷次則事將不敢固爭運與其下究坐者幾何然運猶不免流竄而亞之罪乃置

不問德宗之用刑其已頗矣荀卿有言公生明偏生暗以彊明自任而不能公其心卒歸於暗蔽如此可勝歎哉

謄録監生臣南光晠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